



梅花雪

■晓星

“春近寒虽转，梅舒雪尚飘”。寒冬腊月，万物休眠，而梅花却傲然绽放，成为这个季节最美丽的风景。母亲生前对梅花情有独钟，她常说，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也有值得欣赏的花朵。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红梅在白茫茫的雪地中点缀着朵朵鲜红，为乡野大地带来了一抹惊喜。

雪与梅，构成了人世间至美的绝配。雪花的纯净白色与梅花的淡雅香气，相得益彰。在这个季节，踏着积雪，寻找那些在寒风中绽放的梅花，成为了一种浪漫的冬日仪式，为整个冬天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情调。雪处疑花满，花边似雪回。开时似雪，谢时似雪，花中奇绝，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。

懵懂岁月里，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种了一棵梅花在老屋旁边。那时候，村里的人种植果树多，至于花花草草，仿佛与乡里人绝缘，为此，邻居们还笑话母亲，一个乡下人，搞那么高雅的爱好，纯属浪费精力。听完大家的话语，母亲只是微笑，不作任何解释，埋下头去为梅花剪枝、施肥。

在我记忆深处，母亲种植的梅花绽放时，恰逢梅花雪，梅花雪宛如一首悠扬的冬日恋歌，每每在岁末年初的时节奏响，那洁白的音符便落满了家乡的每一个角落。

一树梅花凌寒早开，枝条洁白如玉条。雪花好似梅花的花瓣，仔细一看不是梅而是雪，因为没有香气，原来是风把香气吹得四散。赏梅花雪，对我而言，早已成为一场不可或缺的年度盛事。每逢冬日，我总是满怀期待地向母亲探询：“何时会有梅花雪呢？”母亲总是微笑着回答：“早着呢！”然而，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，当我从睡梦中醒来，窗外已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母亲兴奋地拉着我和哥哥、弟弟，轻抚着梅枝，静待那雪花轻柔地吻上枝头，雪花飘落，那一刻，我不禁惊叹：“哇！这简直是人间仙境，纯洁的雪，高雅的梅！”母亲细心地挑选了几朵最娇艳的梅花，插入瓷瓶中，置于窗台上，让它们与窗外的雪景相映成趣。火炉旁，父亲泡上一壶热茶，茶香袅袅，与梅香、雪意交织，举杯啜饮，惬意至极。

那梅花雪总是轻轻地、悄悄地，像一群羞涩的精灵在空中翩翩起舞。它们在风中打着旋儿，似乎还带着对天空的眷恋，却又义无反顾地奔向大地的怀抱。在梅花雪的轻抚下，村庄的轮廓仿佛被勾勒成一幅古老的水墨画卷。屋顶的瓦片，原本沉静的黑色，在雪的覆盖下渐渐隐去，转而被一层柔软的白色绒被所替代。烟囱中缓缓升起的炊烟，在雪花的舞动中缭绕，它们在空气中缠绵，似乎在诉说着悄悄话。

在雪的序曲中，夜幕降临，故乡的梅花雪迎来了它最迷人的篇章。我与家人围聚在炉火旁，那跳动的火焰温暖而亲切，它噼啪作响，像是在为我们讲述着古老的传说。火光映照着我们的脸庞，每一张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。这一刻，梅花雪，像是冬日的寒冷使者，又像是一位温柔的守护者，带来了家的温暖，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

隆冬，梅花雪如期而至，可惜当年种花人已经去世一年多。“老二，你知道你母亲为什么喜欢梅花么？”微信视频里，父亲明显苍老、憔悴了许多，“她是腊月初三出生的，再想想她的名字有什么？”“梅！”我未加任何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其实，除了名字含“梅”，真正值得我们敬佩的是，母亲，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妇，身上始终保持着梅花一样傲霜斑斓、梅骨一样遒劲坚韧的精神——血性浇筑的风骨！

楼下的早点摊

■田洁

天刚蒙蒙亮，楼下巷口的路灯还没熄灭，那处熟悉的早点摊就已经亮起了暖黄色的灯。灯光透过薄雾，像黑夜里一盏小小的灯塔，守着城市尚未完全苏醒的清晨。

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男人掌勺，女人打下手，两人配合得默契十足，动作里满是经年累月沉淀下的娴熟。我下楼时，摊前已经有了零星的客人。大多是附近的居民，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或是匆匆赶路的上班族，裹紧了外套在寒风里等候。女人总是笑着招呼，声音温和，递过餐食时会下意识地擦一下餐盒边缘，动作细致又妥帖。男人则埋着头，专注地转动着锅里的油条，滚烫的油花滋滋作响，香气随着热气袅袅升起，混着豆浆的醇厚、包子的鲜香，一点点漫溢在巷子里，驱散了清晨的寒凉。

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时，我常常在清晨被这股香气唤醒。那时租房在顶楼，冬天的清晨格外清冷，裹着棉衣外套下楼，远远望见那盏暖灯，心里便暖了大半。男人炸的油条外酥里嫩，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，不会过分油腻，咬下去时能听到清脆的声响；女人熬的豆浆，口感绵密醇厚，撒上一勺白糖，甜意从舌尖蔓延到心底。有时赶时间，女人会提前帮我把油条装进袋里，再塞一杯热豆浆，轻声说“路上慢点儿”，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寒冷的冬季多了几分暖意。

早点摊的节奏，是跟着城市的晨光走的。天越亮，客人越多，摊前渐渐排起了长队，却不显得拥挤嘈杂。有人边等餐边和夫妇俩闲聊，说些家长里短的琐事，男人偶尔应一声，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，手上的活计却丝毫不停；女人记性极好，熟客的口味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谁要少糖的豆浆，谁爱吃煎得焦脆的包子，谁习惯把油条撕成小段泡在豆浆里，她都不用特意

桑枝上的戴胜鸟

■陈仕鑫

雨水是趁着半夜时分悄悄降临的。清晨，当我推开屋门，屋檐上的雨水还在以不紧不慢的节奏滴落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甜香，那感觉就好像是有人将新鲜的草叶揉碎之后撒向了空中一样。院子后面的那棵老桑树，它的叶子被雨水清洗得油光锃亮，每一片叶子的叶尖上都挂着一颗小小的水珠，处于一种将要掉落却还未掉落的状态。

就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看到了它。它停歇在桑树那根最粗的横枝上面，距离我不超过三丈远。棕褐色的身体，黑白相间的翅膀收得服服帖帖的。最让人瞩目的是它头上那撮冠羽，此时正呈现出半开的状态，就如同一把小小的折扇，它纹丝不动地侧着脑袋，用黑豆般的眼睛注视着我。

我轻轻地说出了“戴胜鸟”这三个字。它似乎是听到了我的话，然而却没有飞走，只是把长嘴巴在树枝上轻轻地磕碰了两下。它那黑褐色的嘴巴又细又弯，形状如同弯钩。

父亲拄着锄头从后院走了过来，顺着我的方向也看到了戴胜鸟。父亲微笑着说道：“这种鸟非常精明，专门挑选这个时候过来，你看它那长长的嘴巴，就是便于吃地里的虫子。”

仿佛是要验证父亲的话语一般，戴胜鸟突然动了起来。它从桑树的枝条上飞了下来，落在了刚刚翻过的菜畦旁边，两只脚一蹦一跳的，长长的嘴巴在湿润的泥土里不停地一戳一戳，忽然它停了下来，嘴巴尖端从土里夹出了什么东西，随后脖子一仰就把那东西吞了下去。

“它正在找蚯蚓。”父亲蹲下身来，接着说道，“谷雨前后这段时间，地底下的气息通畅了，虫子都会往地面上爬，这鸟比我们更加了解节气啊。”直到这时，我才留意到菜园子里的泥土

询问，端上桌的餐食总能合人心意。

有一次我生病，清晨起来浑身乏力，下楼想买碗热粥。女人见我脸色不好，连忙让我在一旁的小凳上坐下，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。男人端来一碗软烂的小米粥，还卧了一个溏心蛋，轻声说：“趁热喝，发发汗就好了。”那碗粥的温度，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暖得人眼眶都有些发热。后来我再去时，女人还特意问起我的身体，叮嘱我注意休息，那份关切，不似生意人的客套，倒像邻里间的牵挂。

四季流转，早点摊的模样也跟着悄悄变化。春天，巷口的梧桐树抽出新叶，细碎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摊前，给温热的餐食镀上一层柔光；夏天，男人会在摊旁支起一把大遮阳伞，扇叶轻轻转动，送来些许凉风，女人会提前冰好绿豆汤，给等候的客人解暑；秋天，清晨的露水滴落在餐盒上，带着淡淡的花香，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在一起，格外清润；冬天，摊前的热气更盛，模糊了人的眉眼，却让彼此的距离更近了些。

后来我搬了家，离那处巷口远了，便很少再去。偶尔路过旧居，总会特意绕到巷口看看，若是清晨，总能望见那盏熟悉的暖灯，听见油花滋滋的声响，闻到那股刻在记忆里的香气。有时会遇到相熟的客人，还会笑着寒暄几句，说起那对夫妇的手艺，说起那些在清晨里的细碎温暖。

城市里的餐馆越开越多，装修精致，菜品丰富，可我总忘不了楼下那处简陋的早点摊。它没有华丽的装潢，没有精致的摆盘，却藏着最朴实的烟火气，藏着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善意。那些在清晨里升腾的热气，那些温和的问候，那些熨帖人心的滋味，都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，提醒着我，平凡的日子里，也藏着无数细碎的美好。

呈现出黑黝黝的样子，昨晚下的雨水已经全部渗透了进去，地面上只留下了一层潮气。父亲前两天种下的黄豆，已经冒出了一点点白色的芽，如同害羞的孩子刚刚探出的指尖，旁边的韭菜长得最为精神，绿得发黑，叶梢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水珠。

戴胜鸟在菜畦里忙碌了好一阵子，又重新飞回了桑树上，这一次它换了个姿势，用长长的嘴巴仔细地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。从背羽一直梳到飞羽，一根一根地捋过去，那认真的模样就好像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一般。梳理完毕后，它忽然张开嘴巴，发出了一串“咕咕咕”的叫声，声音不算高，并且带着一种闷闷的感觉，但是却传得很远。

戴胜鸟梳理完羽毛，展开翅膀试了试，突然从桑树枝上腾飞起来，飞过屋檐，朝着后山的方向飞去，它飞得并不快，黑白相间的翅膀一张一合，就像是一朵会移动的花儿。

转身的时候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桑树枝已是空荡荡的，只有水珠还在慢慢地聚拢，然后滴落下来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戴胜鸟明天还会再来的，因为在谷雨这个时节，它总是会来到这里。

